

罪恶累累“亚圣府”



罪恶累累“亚圣府”

中共邹县县委
五五二一五部队编写组
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济南

罪恶累累“亚圣府”

中共邹县县委
五五二一五部队编写组
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9·185 定价：0.18元

目 录

- 一、“亚圣”孟轲是孔家店的二老板…………… 2
 孟轲是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
 孟轲是反动统治者的“亚圣”
- 二、“亚圣府”是孔孟“仁政”的一个标本…………… 15
 历代反动派扶植起来的“小朝廷”
 自立公堂的阎王殿
 敲骨吸髓的老虎口
- 三、“亚圣府”是贩卖“天命论”的黑店…………… 37
- 四、“亚圣府”是教子读经的老巢…………… 47
- 五、“亚圣府”是反动派“复礼”的工具…………… 57
 维护封建统治的帮凶
 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走狗
 向革命反攻倒算的马前卒
- 六、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 75
 起义军的猛烈冲击
 佃户的顽强斗争
 “亚圣府”完蛋了
- 后记…………… 90

山东省邹县是一座普通的县城。但邹县南关大街却和一般的城关很不相同。这条大街的两旁，既不是一家家商店，也不是一座座民房；占据大街两旁绝大部分的，却是两堵一眼望不到头的高大院墙。

路东，院墙里面排列着一些宫殿式庙堂、高大的门楼和一块块古旧的石碑，这些建筑掩映在一行行半死不活的古柏林中，显得阴森冷落。这里就是历代反动派所尊崇的“亚圣庙”。“亚圣庙”也叫“孟庙”，它是历代反动统治者和儒家老朽们祭祀孟轲的地方。

路西，院墙里面有许多厅堂楼阁和重重深宅庭院，朝南是一座黑漆大门，两边耸立着八字粉墙；它既象封建时代的州府衙门，又象旧社会的贵族府第。这里就是历代反动派扶植起来的“亚圣府”。“亚圣府”也叫“孟府”，它是孟轲直系子孙世代代盘据的巢穴，是反动统治者宣扬孔孟之道的黑店，也是一座终日摆着吃人筵席的阎王殿。

邹县和曲阜县搭界。邹县南关的“孟庙”、“孟府”

和曲阜县城里的“孔庙”、“孔府”相距不过五十华里。历代反动统治者和孔孟之道的信徒们，把这里叫做“邹鲁之乡”，说成是孔孟之道的“发祥地”。但是，孔孟之道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奉行孔孟之道的所谓“圣人后裔（yì音意）”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让我们用“亚圣府”的累累罪恶，用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来揭穿他们的谎言吧！

一、“亚圣”孟轲是孔家店的二老板

“亚圣府”能够成为反动派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据点，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孟轲是一个复古倒退的吹鼓手。孟轲曾经为复辟西周奴隶制大造反革命舆论。他的思想被后来的儒家奉为正统，与孔丘的反动思想并称孔孟之道，成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成为历代反动派搞复辟变天，开历史倒车的理论基础之一。长期以来，反动派都把孟轲看作是他们的“圣人”；同时，还把孟轲的直系后代打扮成“小圣人”，以便招摇撞骗。为了彻底揭露“亚圣府”的罪恶，戳穿孔孟之道的画皮，很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孟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孟轲是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

孟轲（约公元前390年——前305年）出生在山东省邹县城北二十五里马鞍山下的鳧（fū音扶）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父亲，靠母亲养大。

孟轲的母亲出身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她对于“今不如昔”的家庭情况很不满意，终日怀念过去的贵族生活，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恢复她那已经失去的天堂。为了使她的儿子孟轲学会搞复辟的本领，她便把孟轲送到邹县城一所儒家的私学里去读书。

这所儒家私学是子思的学生办的。子思，即孔伋（jī音极），是孔丘的孙子，专门贩卖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复辟经。孟轲跟子思的学生上学，学的也是孔老二的那一套。他很崇拜儒家的反动学说，自称“一生的愿望就是要学孔老二”^①，做孔丘的继承人。

孟轲比孔老二大约晚生一百六十年，已经到了战国中期。那时候，新兴的封建社会正在蓬勃兴起，在不少诸侯国中，奴隶制政权已经垮台，地主阶级的新政权已经建立起来。孟轲不甘心奴隶制度的灭亡，顽固坚持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力图复辟西周奴隶制。他接过孔丘复辟倒退的黑旗，猖狂攻击战国初年

^① 《孟子·公孙丑上》：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以来法家实行的政治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法家变法，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孟轲继承了孔老二“信而好古”^①，推崇奴隶主先王的思想，抛出了“法先王”的反动政治口号。他“言必称尧、舜”^②，竭力美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先王”，说他们是天下最理想的“圣贤”，按周文王等奴隶主头子实行过的“先王之道”去治理国家，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就可以统治整个天下^③。

孟轲继承了孔老二“仁”的反动思想，把“仁政”作为他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孟轲的“仁政”，在经济上就是要恢复周代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夫仁政，必自经界始。”^④他的意思是，要实行“仁政”，必须从划定土地的疆界开始。划定疆界就意味着恢复井田制。井田制本来是奴隶主剥削奴隶的一种土地制度，是奴隶主统治的经济基础。在周代，全国土地和奴隶都属于最大的奴隶主头子国王所有，国王把土地和奴隶分给他的亲属和臣下等奴隶主。奴隶主又把土地划成一块块类似井字形的方块田，叫做井田，强迫奴隶在里边劳动。井田四周的道路就是土地的边界，也就

① 《论语·述而》。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③ 《孟子·离娄上》：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

④ 《孟子·滕文公上》。

是孟轲所说的“经界”。到战国时期，私田越来越多，那些“经界”就不起作用了。这本来是我国历史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一个重大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孟轲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极力反对这种变革，力图恢复奴隶制的“井田制”，叫嚷行“仁政”就要从这里下手。

孟轲鼓吹的“仁政”，在政治上就是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在奴隶社会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奴隶主贵族都是同一个宗族的，他们的爵位和俸禄都是世袭的，他们世代都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这就是世卿世禄制度。到了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掌权的诸侯国，程度不同地实行了法家路线。他们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把爵位让给对国家有功的人。这种办法，大大削弱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地位，这对维护新出现的封建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孟轲对这种变革同样恨得要命。他叫嚷，实行“仁政”，就要“仕者世禄”，也就是让奴隶主贵族世代保持特权地位，永远统治下去。

孟轲宣扬行“仁政”要“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拚命攻击革命暴力，咒骂当时的法家是“暴君污吏”。

由此可见，孟轲鼓吹“法先王”、行“仁政”，归根结底，就是要复辟已经瓦解了的奴隶制，就是要搞历

史的大倒退。

孟轲为了给“仁政”寻找理论根据，还炮制了唯心主义的“性善”论。“性善”论也是从他祖师爷那里贩来的黑货。孔丘曾说“性相近”，意思就是性近于善；子思也常说“率性”，意思是发挥人所固有的善性。孟轲继承了他祖师爷的衣钵，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性善”论。他宣称：“乃若其情，则可以善矣，乃所谓善也。”^①他认为“仁、义、礼、智”这些奴隶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就是“善性”的表现，是人心所固有的东西。他断言，奴隶社会的那些先王们都是天生善良的人。他们有善性，所以也是天生的统治者，是行“仁政”的榜样。孟轲所说的有善性的人，是指奴隶主贵族，而劳动人民是不包括在内的。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②意思就是说，人和禽兽的差别就是那么一点善性，但是劳动人民都失掉了善性，只有“君子”，即奴隶主贵族才保存在身上。既然奴隶主贵族天生的就有善性，天生的就是统治别人的，劳动人民又是天生没有善性的，那么，劳动人民受剥削受统治，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所以，孟轲从他的“性善”论出发，又炮制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宣扬压迫有理、剥削有理的

① 《孟子·告子上》。

② 《孟子·离娄下》。

反动理论。从这里不难看出，孟轲的“性善”论纯粹是为恢复奴隶制而编造的谎言，它掩盖了奴隶主阶级丑恶的本性，是麻痹劳动人民斗争意志的毒药。

孟轲还鼓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①的反动英雄史观，鼓吹“万物皆备于我”^②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孟轲的思想和孔丘一脉相承，在行动上也象孔丘一样，是一个复辟狂，一个野心家。他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狂叫复辟奴隶制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他的肩上。为了亲自实践他的反动政治路线，孟轲也学着他祖师爷孔老二的样子，带着他的死党，坐着牛车，东奔西窜，到齐、魏、宋、邹、滕、薛等许多诸侯国家游说，到处兜售他的“仁政”、“性善”等黑货，到处鼓吹儒家的复辟倒退路线。但是，当时许多诸侯国的政权已经掌握在新兴的地主阶级手里，他们纷纷实行法家路线，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对孟轲贩卖的这一套很不赏识。秦国在当时是一个变法最为彻底的国家。当时，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实行了一系列的法家政策：“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井田制，奖励地主阶级和自由民自由地开垦荒地，从根本上摧毁奴隶制的经济基础；“赏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立过战功的平民可以受奖赏，没有立过战功的贵族就降

① 《孟子·公孙丑下》。

② 《孟子·尽心上》。

为平民，坚决反对奴隶制的世袭制，等等。经过变法，秦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就由穷变富，由落后变先进，成了当时的强国。秦国变法的胜利，对各国奴隶主势力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孟轲对此恨入骨髓，他把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大骂干这些事的都是罪大恶极的“民贼”，大骂秦孝公和商鞅等执行法家路线的人物是“暴君污吏”；他恶狠狠的叫嚷：对善于打仗的人必须处以极刑，对善于开荒发展生产的人也必须处以重刑^①。他妄想把法家人物统统杀掉，以便为实现他的“仁政”扫除障碍，这反映了儒家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然而，孟轲的叫骂阻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当时有的国君说他是迂阔不识时务，根本不听他那一套。孟轲象一只到处碰壁的苍蝇一样，东转西转，找不到出路，最后，只好溜回老家，领着几个门徒，把他的反动理论整理成为一部复辟经，叫做《孟子》。

孟轲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他忠实地继承并发展了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复辟理论。当奴隶制已经垮台、儒家思想被认为是“守旧术”而几乎没有市场的时候，孟轲仍然拚命奔走呼号，极力吹捧孔老二，到处贩卖孔老二的黑货，成为一个复辟奴隶制的最卖力的

^① 《孟子·离娄上》：故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吹鼓手。正因为这样，后来的反动派就把孟轲看作是孔老二的直接继承人，把孔老二和孟轲的反动理论叫做孔孟之道。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利用孔孟之道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一方面吹捧孔老二，一方面也把孟轲抬了出来，给他塑像修庙，烧香叩头，借以愚弄欺骗人民。于是孟轲这具僵尸也终于成了反动统治者的“圣人”。

孟轲是反动统治者的“亚圣”

孟轲的复辟活动是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的。他死后不过八十多年，秦始皇就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此后的一个时期中，法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到了西汉末期，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过去，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地主阶级逐步由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保守反动的儒家思想受到重视而逐渐“独尊”起来。到了宋代，孔孟之道就进一步成了封建统治者的官方统治思想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过渡的时期。这时的封建统治者更加腐朽反动，官僚大地主大量霸占民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剥削，迫使广大佃户过着悲惨的生活。因此，当时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发生。面对这种情况，封建统治者除了加紧武装镇压以外，还特别注意用儒家思想来加强精神

统治。儒家的忠实信徒，周敦颐(yí音移)、程颢(hào音号)、程颐等人，为了适应其主子的需要，把儒家的反动思想又进一步发展成为“理学”(也叫做“道学”)。他们宣称，儒家维护封建秩序的“三纲五常”是永远不变的天理，说什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要人们宁肯饿死，也不能发生违反封建制度的“失节”行为，妄图用封建教条束缚人们的手脚。这些反动的道学先生们，自称他们是孔老二和孟轲的直接继承人，说什么孟轲直接继承了孔老二，他们直接继承了孟轲。他们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就特别推崇孟轲，千方百计地抬高孟轲的身价。

北宋仁宗时，有一个封建官僚叫孔道辅，他是孔老二的第四十五代孙，也是鼓吹“理学”的黑干将。他曾被派到兖州做官，一到任便扬言：既然来到邹鲁之乡，就应该“追崇先贤”孔孟。他东跑西窜，到处寻找孟轲的遗迹。一〇三七年(景祐四年)，他在邹县东北三十里四基山的旁边，找到了孟轲的坟墓，于是便借此大做文章。他在那里大兴土木，盖了一座孟轲庙，烧香叩头，进行祭祀，希图依仗孟轲的亡灵去宣扬他们的反动理学。

孔道辅的崇孟活动，受到了反动势力的赞赏，说他这样干，既有利于传播孔孟之道，又能抬高孟轲的地位，一举两得。但是，不久之后，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便开始了变法运动，他以法家的变革思想作根

据，对当时封建国家的经济、军事、教育等制度进行了改革，同时还对孔孟之道和尊儒派进行了批判。王安石变法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官僚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因此，遭到了封建地主顽固派的疯狂反对，经过十几年的斗争，变法终于失败。一〇八三年，封建皇帝下令追封孟轲为“邹国公”，指示反动官僚们重修孟庙，并按照“一品”爵位的规格为孟轲塑了“神像”，进一步搞起了尊孔崇孟活动。

后来，封建官僚们感到孟庙地点偏僻，烧香叩头、朝圣拜庙都不方便，于是，在一一二一年（宋宣和三年）又在邹县南门外南北大道的旁边，重新兴建了一座大型的孟庙（即现在的庙址），一道道门楼，一座座宫殿，共四十余间，花钱数百万，规模空前。道学家们利用重建孟庙的机会，纷纷撰文题字，刻碑立石，大肆贩卖孔孟的复辟经。他们叫嚷什么孟轲之学就是一个“诚”字，只要人人忠诚于孔孟之道，皇帝就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先王”，老百姓就可以成为安分守己受剥削的“尧舜之民”；同时，他们还大骂按照商鞅法家路线办事的人都是欺骗天下的“贼”，是“万世罪人”，指桑骂槐地对王安石变法进行恶毒攻击^①。邹县正处在从南京到北京的交通大道旁，反动的地主阶级顽固派们梦想着：南来的、北往的，路过这里朝

^① 孙传：《先师邹国公孟子庙记》。

圣拜庙，受到孟轲亡灵的感召，就会忠诚于孔孟之道，宋王朝也就稳如泰山了。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并不灵，新庙建成后不到六年，北宋封建王朝就垮台了。

到了南宋时期，中国北部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朝，不断向南宋王朝进攻，而南方农民起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南宋反动统治者，为了挽救垂危的命运，也更加乞灵于孔孟之道。反动理学家、官僚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朱熹（XI音希）趁此机会也更加狂热地鼓吹反动理学。他胡说：“来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①就是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封建等级制度，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天理”。他把人民的最低生活要求说成是万恶的“人欲”，把劳动人民的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说成是“伤天害理”，因此必须“灭人欲”，彻底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他还挖空心思，把孔老二的《论语》、孟轲的《孟子》和《大学》《中庸》并列为“四书”，并根据反动理学加以解释，称做《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集中了儒家反对社会变革的复辟经，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格外赞赏。元代以后，“四书”被规定为知识分子的必读教科书；统治阶级“开科取士”时，出考试题目要以“四书”为依据，考试答案要

① 《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以“四书”作标准。封建知识分子必须先成为孔孟之道的传声筒，然后才有资格充当反动统治者的爪牙。从此以后，经过宋代理学家加工改造的孔孟之道，就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统治思想，而孟轲也就成了反动派眼中的“圣人”。

元代是蒙古贵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蒙古贵族统治者同样也把孔孟之道当做护身符。他们也同样懂得孔孟之道是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精神枷锁，是拉拢汉族大地主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所以他们也和以往的反动统治者一样，大搞尊孔崇孟的活动，元王朝第二代总头子元成宗于一二九五年（元贞元年）一上台就下令重修孟庙；后来的元仁宗于上台的第二年（一三一三年，皇庆二年）更明确规定，“开科取士”时，即使蒙古人也要拿“四书”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不但这样，这个封建头子在尊孟方面较之往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只尊崇孟轲，连孟轲的爹娘也尊崇起来了。一三一六年（延祐三年）他下令追封孟轲的爹为邾（zhū音朱）国公，孟轲的娘也被封为邾国宣献夫人^①。从此，这位在历史上连名子也弄不清的孟轲的爹，居然也成了反动统治者们的“国公”而被供奉起来。

元王朝统治者如此绞尽脑汁地给孟轲修庙封爵，目的就在于用孔孟之道束缚人民的思想，不准起来造

① 《重纂三迁志》卷六。